第一幕

图尔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一块加入护卫队的料。图尔依赖枪棍武器就像人们依赖食物一样。 因此在图尔向父母说出想要加入护卫队的梦想时,并没有觉得自己说错做错了什么。

- "加入护卫队多好啊,就算不保家卫国也能帮助幼弱,说不定我还能加入星际护卫队呢?"但父母异样的目光仍然没有停止。他们也不说话,就看着图尔,图尔被看得难受,便走开了。
 - "你不喜欢卖鱼吗?"图尔向克兰说了这件事之后,克兰反问图尔。
- "我怎么会喜欢卖鱼呢?就是因为爸妈他们每天都在卖鱼,他们身上的鱼腥味都染到了我的身上,让大家都不愿意接近我……克兰你真好啊,凭什么你身上鱼腥味那么淡,还能有大海的的气味。"
- "谁让我出生在捕鱼的家庭里呢。图尔你·······当真不知道?"克兰露出一副半是好奇, 半是想看戏的神情。
 - "不知道什么?"
 - "我们未来的职业早就被定好了。"
 - "定好了?为什么?谁定的?"
 - "基因呀。你的父母还真是死板。"
 - "什么?基因?"
- "你身上的鱼腥味根本就不是你父母染给你的,虽然这么说也没什么错。气味是我们与生俱来的。而这个气味,也决定了你的职业,你不能做其他的职业,除非你发明了一种新的职业,才可以设计植入新的气味因子。"

图尔听了克兰的话沉默了很久,期间反复观察克兰的表情,不像是在捉弄人。"为什么?那为什么我爸妈不告诉我?"

"就算你问我为什么……天经地义的事嘛这不是,一般来说人们会喜欢、热爱自己的职业与气味,这是基因决定的。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的基因发生异变,对自己的职业无感。如果你父母都喜欢卖鱼这份事业的话,你不会是私生子吧?"克兰的表情既严肃又轻浮,说的话奇怪得恰到好处,图尔甚至没办法判定是真是假。

好久才反应过来:"你说什么呢?",于是推搡了克兰一下。

"至于你的父母为什么不告诉你,因为这是教师职业应该做的事情。不过你的父母也太死板了吧,天知地知你知我知,只要没被城镇护卫队听到不就好了吗?"

姑且不去想私生子的事情,图尔还是不甘心自己不能加入护卫队一事。图尔觉得,自己来到这世界上,唯一值得的事情就是加入护卫队。穿护卫队的队服,保护领土和人民,说不定还能参与星际巡航。越想越不能寐,干脆翻身下床,偷摸着爬出了窗户,向克兰家走去。没走两步就跑了起来,越跑越快。

等到了克兰家的窗前,图尔已是气喘吁吁。那段路不远,图尔常往那儿跑,但这次跑得格外快,快到路过的人觉得是哪家松了绳的疯狗在狂奔。图尔同以前一样,轻轻地敲克兰的窗。克兰被敲醒了,揉着眼睛下床给图尔开门。

- "来了。"克兰逐渐清醒起来。
- "别说得好像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一样。"图尔翻身进了克兰的房间。房间里又多了新的昂贵鱼竿。"你还真是喜欢钓鱼。"
 - "那当然,我父母都喜欢钓鱼。"

图尔踩了克兰一脚,克兰忍着痛,怕被父母发现还不能叫出声,只能狠狠瞪了图尔一眼。

- "说正经的,我想加入护卫队,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?"
- "嗯……我想想啊。要么你注入护卫队的气味因子,要么制作护卫队的气味剂,隔三岔 五地往自己身体里注射。以前有个乒乓球运动员想当棒球运动员,就偷偷请了调香师调制气 味剂,定时注入自己的身体。"
 - "后来那人怎么样了?"
- "香水喝多了是会死人的,何况往身体里打。没几次他的身体就承受不住了,身体垮了 打不了棒球不说,还被护卫队的人发现,以'非法更改职业'的罪名判了死刑。"
 - "死刑?!"
- "你小声点!把我父母吵醒你就等着挨抽吧。对啊,死刑。他们对职业基因的稳定非常严格。所有的职业都是按照一定比例来的,就算要改到新职业,也要仔细地衡量。曾经发生过一起,新兴的'向为食用冰淇淋而冻到牙齿的人贩售热饮'职业,因为与'向为喝冷饮而冻到牙齿的人贩售热饮'的职业起了冲突,他们决定取消新的职业,而新职业的创始人们拒绝再次注入原有的职业因子,被集体判处了死刑。"
 - "是什么职业宁愿死也不愿意做回去啊?"
- "向为喝冷饮而冻到牙齿的人贩售热饮。"克兰用手指数着自己的鱼竿,拿起一支细细地擦。
 - "既然冰淇淋就是冷饮,为什么一开始他们又要同意呢?"图尔不解。
 - "因为他们报备的职业名是'喝冷饮',考虑到冰淇淋是吃的不是喝的。"
 - "那不就不会冲突了吗?"
- "因为有人喝下了化了的冰淇淋,依然冻到了牙齿,当他想拨打专线买热饮的时候,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专线。为了避免'索求服务不相符'罪名,最终他拨通了护卫队的专线。"
- "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,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注入护卫队的职业因子?"图尔甩了甩头, 把先前克兰灌输的那些无用信息甩出思绪,摆正脑袋,再次燃起了希望。
- "这种传统又固定的职业嘛······理论上你是没有机会的。但我知道所有的职业因子都冷冻在中心医院里,这种传统的职业因子应该也不例外。"
 - "谢谢你克兰!"得到了想要的信息,图尔迅速翻出窗户离开了。
 - "这家伙……应该不会……算了,晚安鱼竿。"克兰将鱼竿仔细摆好,上床睡觉。

图尔并没有因为不明所以的死刑而放弃了加入护卫队的愿望,反倒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。 图尔想要得到职业因子,一定要得到,一定要成为护卫队的一份子。

图尔在本该沉睡的夜晚,耍弄刀枪玩具;用省下的零用钱,购置黑市的真枪实弹;在生物课上老师正式向同学们介绍"职业基因"的相关内容时,无所畏惧地笑。

在十八岁到来的夜晚,图尔吃下了一整个生日蛋糕,趁着夜幕沉沉,装备齐全地只身前往中心医院。

第二幕

图尔轻盈地绕过医院守卫的视线,贴在医院大楼的外侧小心翼翼地移动。图尔早就已经 将医院的布局结构记得滚瓜烂熟,医院靠外侧是病房,中心医院里收治的都是与职业基因异 变相关的病人。里侧才有冷冻室。

图尔经过的第一个窗口站着一个病人,图尔吓了一跳。

"你要喝什么酒?"病人问图尔。

图尔一愣,随即看到了病人的病历本,上面写着"认为自己是凌晨调酒师的晚间调酒师"。 "我还未成年。"图尔脱口而出,忘了自己的肚子里还装着代表成年的生日蛋糕。 "真遗憾。"

图尔见对方不再注意自己,继续前行。

图尔经过的第二个窗口前也站着一个病人。图尔又被吓了一跳,但比第一次好多了。 "你是人类吗?"病人问图尔。

图尔看了眼病历本,写着"认为自己是吸血鬼演员的吸血鬼编剧"。

- "我不是人类,我是鱼。"说着抬了抬自己的手臂,让自己的气味传进去。
- "你真走运。"

图尔见对方不再对自己感兴趣、继续前行。

第三个窗口前也站着一个人,图尔看了看桌上的病历本,写着"认为自己是职业猫头鹰的猫头鹰观察员"。

病人看着图尔一言不发。

图尔看着病人良久,决定从这间病房潜入。

第三幕

图尔开窗进了病房,病人一声不吭,只看了图尔两眼。图尔向内走了几步,病人依然未理会图尔。

当图尔一只脚刚迈出病房门口时,病人突然大喊:"有只猫头鹰出现了行为异常!有只猫头鹰出现了行为异常!"

病人的声音很快引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

图尔震惊地看着病人,病人对图尔笑,轻声说:"我是一只聪明的猫头鹰,咕咕。"

图尔立刻往回跑,还没来得及摸到窗户,就被保安护卫队抓获。随之而来的还有医护人员。

"你已经痊愈,可以出院了。"医护人员对病人说。

图尔瞪大了眼睛,朝着病人大喊:"他没有痊愈!他没有痊愈!他没有痊愈……"

图尔在审问室灯光的照射下面目狰狞。

"坦白从宽, 抗拒从严。说吧, 你为什么偷偷潜入中心医院?鉴于你并未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, 老实交代后你的最高惩罚不过拘留个把月。"图尔面前的人穿着审判护卫队的队服。

"我想要加入护卫队。"

"....."

砰——

子弹贯穿了图尔的头颅。